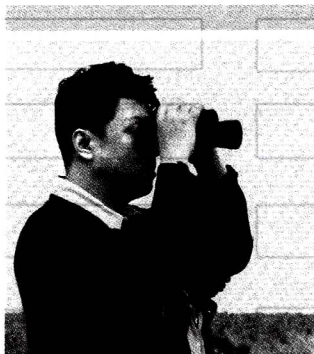


镇边将军
张仲瀚

ZHEN BIAN JIANG JUN
ZHANG ZHONG HAN

丰收◎著

作家出版社



镇 边 将 军

张仲瀚

ZHEN BIAN JIANG JUN
ZHANG ZHONG HAN

丰 收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镇边将军张仲瀚/丰收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9

ISBN 7—5063—0930—0

I. 镇… II. 丰…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7557 号

镇边将军张仲瀚

作者: 丰 收

责任编辑: 懿翎 红雪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版式设计: 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00 千

印张: 16.75

插页: 4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930—0

定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丰收

落生丝绸古道驿站，长大在中国西部荒原，1980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代表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中国西部监狱》《西上天山的女人》《铸剑为犁》长篇报告文学《绿太阳》《梦幻的白云》《来自新疆建设兵团的内部报告》，中篇小说《骆驼峰》，系列记录片《最后的荒原》《西上天山的女人》等。

系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委会委员，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协会主席。

将军与天山同在 守望这片辽阔的疆域

目 录

魂归天山	001
------------	-----

上	005
---------	-----



镇边将军问是谁
燕赵男儿贵姓张

中	117
---------	-----



大军十万出天山
且守边关且屯田

下	25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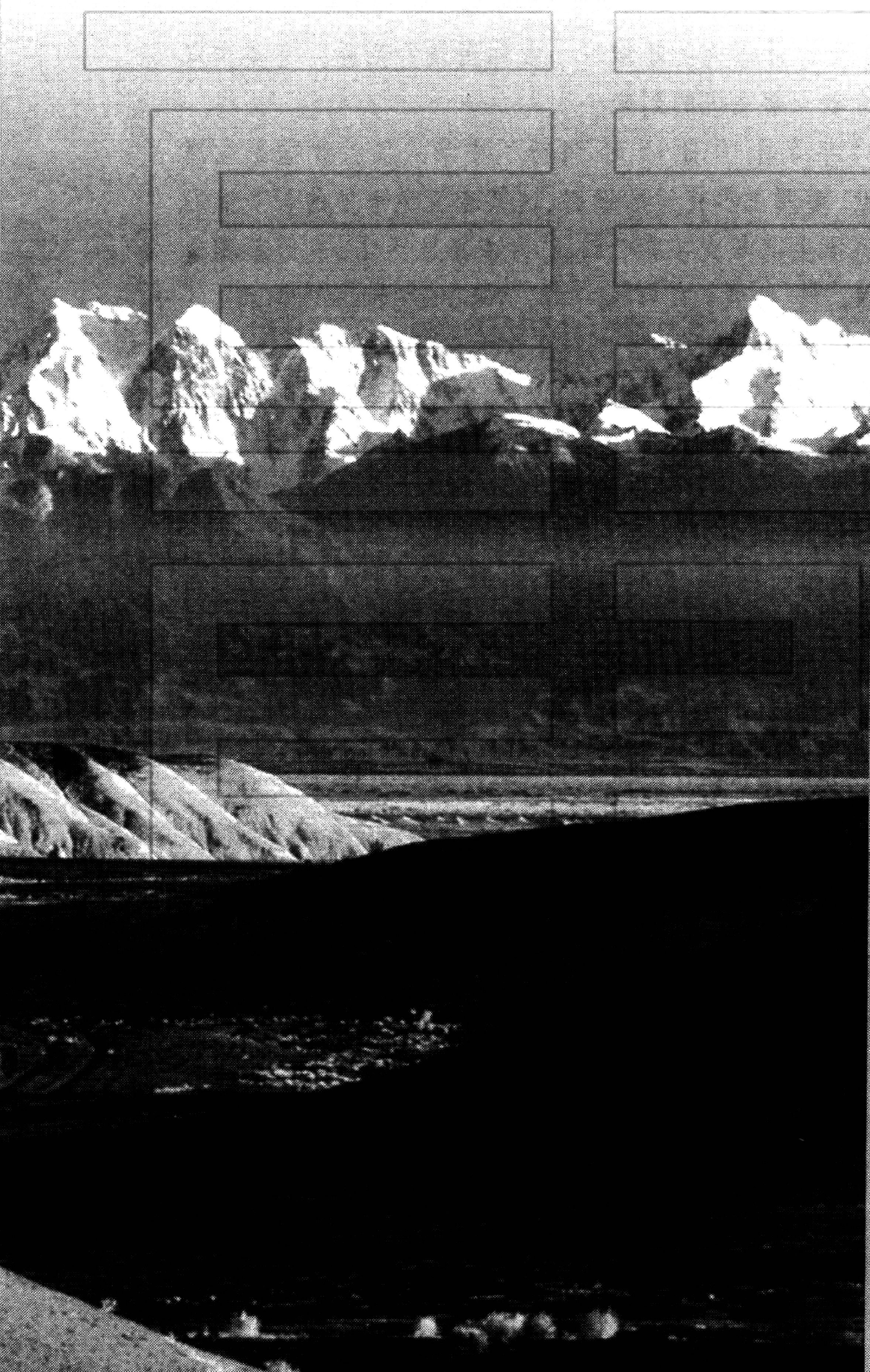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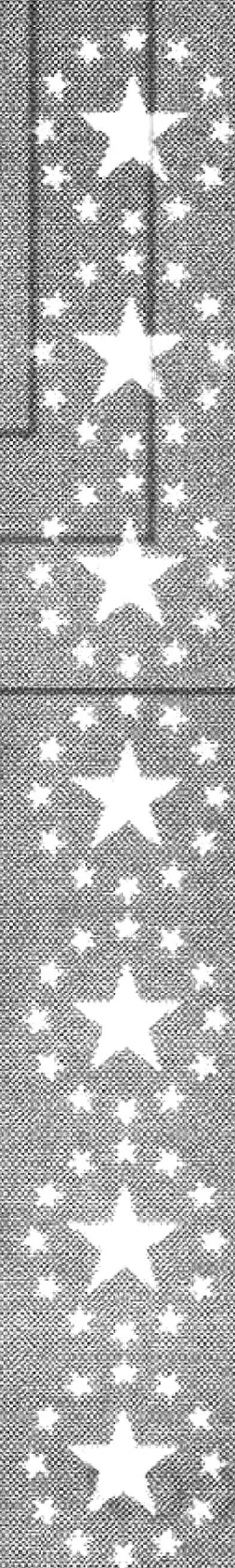
戈壁惊开新世界
天山常涌大波涛

碑铭天山	467
------------	-----

后 记	523
-----------	-----



魂归天山





镇边将军张仲瀚

1993年4月4日。

在中国这片最大的疆域——古称西域的新疆，有多少双眼睛等待着一架飞机的到来……

1993年3月12日15时34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震逝世。遵照王震将军的遗愿，这架专机运送他的骨灰撒归天山。将军生前多次袒露心迹：“骨灰撒在天山，成为新疆大地的一粒。”

在这一天，遍布天山南北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一个名叫“兵团”的部族，他的二百五十万人众和许许多多从那个年月走过来的“老新疆”，还在等待着另一个人。

这个人自1966年离开新疆，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从1980年仙逝京城算起，也已十四个年头。

在“兵团”这个部族和老新疆的心里，这个人的形象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化、疏忘，反而因这一方水土的壮丽历程，被诗化、雕塑得更加高大、挺拔、亲近了。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这个人——

张仲瀚。

今天，他终于随同王震将军魂归天山。这是将军的遗嘱：“仲瀚无儿无女，和我一起回新疆吧！”

这更是他的夙愿，早在1949年秋天，王震问张仲瀚是想去新疆呢，还是随贺老总南下入川？张仲瀚选择了前者。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张仲瀚对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王震将军，对探视他的好友故旧都说过：

“如果我一生中有过最伤心的事，那就是迫使我离开了新疆。”

生不能还，魂归天山。

护送张仲瀚骨灰的是张仲瀚三五九旅的老战友杨秀山的女儿军医杨莉。一路上，她一直把张叔叔的骨灰抱在怀里。

自从1980年3月9日那个让她悲痛的日子，直到现在，杨莉和她的父母杨秀山夫妇，还有她的儿子毛毛，每到清明，祭日，一定要去八宝山，陪陪她的张叔叔，风雨无阻。杨莉说，中国老百姓的人际交往，讲究个烧凉炕。更何况是她敬仰爱戴的张叔叔呢！她们一家，警卫员小柳一家，还有许许多多“兵团人”、“兵团战士”，用一束束鲜花，一枝枝翠柏，用怀念和敬爱的人间真情，把张仲瀚息眠的炕烧得暖暖和和。

今天，杨莉代表所有敬爱张仲瀚的人，护送他回来了。

乌鲁木齐光明路十五号大院。挺拔耸立的白杨，刚刚露出芽尖的青青小草，铺陈出一派肃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兵团领导，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老部下和来自社会各界的群众，列队在兵团礼堂前，迎接灵车的到来。

当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出现在人们眼前，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呜咽啜泣声……

谢高忠、赵予征、刘一村、杨兆元……开发建设新疆的一代勋臣，向他们的老领导、良师益友默默地致以最后的军礼。白发稀疏，热泪沾襟，牵出了渐渐走进历史的激情岁月，牵出了人世真情……

苍天有灵，大地动哀，纷纷扬扬的清明雨寄托着沉重的哀思和怀念。

载着张仲瀚骨灰的银燕凌空而起，一捧花瓣，一捧骨灰……

天山，天赐之山——

雄奇俊美的骨架，定位高天阔地的新疆。

钟天地灵气，聚日月光华，纳百川魂魄，育一方生灵。

以百万年的历史，见证沧海桑田，西域古今。

今天，浩浩云海环揽巍巍雪峰，银装素裹，承接英魂。

一捧花瓣，一捧骨灰……



镇边将军张仲瀚

银燕飞临石河子绿洲。这是您梦牵魂绕的地方。

一捧骨灰，一捧花瓣，飘飘洒洒，回归绿洲大地的每一块田垄，每一方阡陌，每一条河流……融入新城每一道绿树垂荫的街巷……

在这里，有您转战南北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部下。

在这里，拓印着您垦荒岁月的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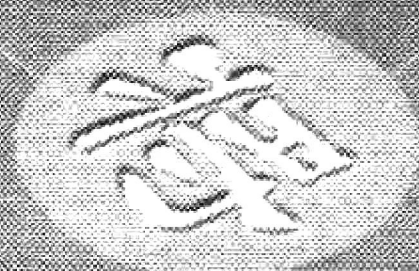
在这里，记录着您荒原夜话，绿洲情怀。

在这里，有无数爱您想您的垦荒人……

您回来了，回到了阔别二十七年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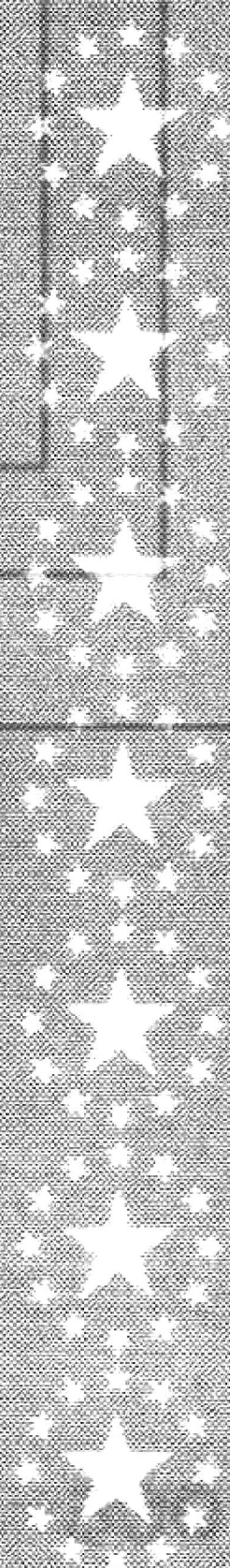
——兵团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老根绵延不绝的地方，一个是为之奉献了一切的新疆。

您的魂魄，早已和新疆大地融为一体。



上

镇边将军问是谁
燕赵男儿贵姓张





镇边将军张仲瀚

1942年“七七”抗战五周年，朱德总司令邀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几位老人一同巡视南泥湾。

朱总司令在《游南泥湾》一诗中盛赞南泥湾的巨大变化：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稼禾，水田栽新稻。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抗战时期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老人，在九龙泉赋诗《风云庄巡边》：

追随朱公去巡防，驰车直赴风云庄，
风云庄上风光好，黄杨榆柳各成行，
虎踞要隘峰峦秀，九龙泉口水清凉。
密洞满山军容化，足食足兵自种粮，
何以招待总司令，午餐共进小米汤，
镇边将军问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
黄河以西无敌寇，特因肘腋有强梁。

“镇边将军问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是赞誉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张仲瀚的。



1915年1月19日，崔尔庄张氏家族添一男丁。

小镇崔尔庄地处献县城东偏北三十里许。

西有太行山，北有燕山，衔揽环绕。东南为黄河、海河、滦河神功造化的华北大平原。

历史悠久的献县，处在华北平原东南一隅。滹沱河、滏阳河在这里交汇为子牙河，滔滔东去，奔流入海。河流两岸平畴千里，物阜人丰。

汉设河间国，景帝之子刘德封为河间王，刘德聪慧睿智，好儒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死后谥号为“献”，后世谓“河间献王”。献县之名，由此而来。献王陵，位城东。

清代时，崔尔庄已聚居着五大旺族。河渠田垄，阡陌稼禾，楼宇广厦，官道通达，其势巍巍，民谣流传：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数了北京就数崔尔庄。
 崔尔庄哟崔尔庄，
 九门九洞九关厢。
 十字街头跑开马，
 南关园子立道场……

五大旺族中，声名最为显赫的是纪姓和张姓两族。

于国人，耳熟能详的是雍正二年出生在纪氏家族，二十七



岁中举人，而立之年中进士，日后步步高升，官居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主政编纂了皇皇巨制《四库全书》的风流才子纪晓岚。

到清光绪年间，张家科举入仕的子弟比纪氏家族还有声名。

张氏家族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取名文，字海楼，一字仲瀚的男孩，日后成为名扬中华的一代封疆大吏。

仲瀚祖父名照，拔贡出身，官至翰林。长书法，曾为慈禧太后书匾额，受太后赏识，赐白银三千两。所书匾额至今悬挂于故宫慈禧太后画像侧。

仲瀚的父辈兄弟四人，父亲张吉坊最小。北洋法政大学毕业，取得了律师资格。父亲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又是当地乡绅，在百姓中颇有威望。

母亲兰氏，生性温和，待人诚恳，崇尚勤俭，是一贤妻良母。

母亲生育子女四人，仲瀚排行第二，兄仲淑长他两岁，妹卿茹小他两岁，第四个是弟弟，两岁时夭折了。

崔尔庄张府四门里的二公子仲瀚，容貌端庄，天资聪颖，禀赋异常，备受祖辈宠爱，爷爷张照经常抱仲瀚于膝前给他讲神话故事、河间府传说，唱诗吟词。

好景不长。仲瀚只有六岁时，体弱多病的母亲兰氏病逝了。小小年纪的仲瀚怎么也忘不了母亲紧紧拉着他们兄妹的手，望着他们的眼神。母亲舍不得他们。

没娘的孩子是棵草。

次年，父亲续弦朱氏。继母年轻，不善家务，更疏于孩子。父亲把仲瀚兄妹分送到亲戚家抚养，哥哥到舅舅家，妹妹到姨家。仲瀚在去三伯父家前，从内院搬了出来，有时住在后院的私塾里，大多时间和外院的雇工们同住一起。

继母疏于管束而又冷漠，促成年幼的二少爷寻求社会慰

藉。

外面的天地真大！

深深的院落和枣树园子夹着一溜磨房。童年的记忆中，灰色的小毛驴拉着石磨一圈一圈走啊走，走过了一年四季还没走到头。小仲瀚想，为什么还要蒙住它的眼睛呢？心里就生出了几分同情……

枣树林是他最喜欢野的地方。

再远处，就是无边无涯的华北大平原。

外院里的老槐树亲近他。想娘时，他就偎着老槐树掉泪。槐花开时，一嘟噜一嘟噜的，雪一样白。一阵小雨过后，满院子甜丝丝的清香。蒸槐花拌上嫩韭菜、蒜泥，那个好吃啊！老槐树已经很老了，比爷爷的岁数还要大。树冠把整个后院都盖住了，挡风遮雨有阴凉。种地的老伯就蹲在树下吃饭、歇凉。

入秋，小仲瀚盼着起风。风起，熟了的枣儿就红红的落满一地。脆甜。

好吃还数醉枣，醉枣的坛子十天半月才能开封。一直到年关，醉过的枣还是又饱又脆。

每年秋里，小枣都要往天津卫运。运天津卫的枣，要摊在苇席上晒，就一片一片红，红到了天边。

那时，小仲瀚还不知道，家乡的小枣有“木本粮食”、“铁杆庄稼”的称誉。栽种的历史也很久远，《史记·苏秦列传》记：“燕……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做，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

献县的金丝小枣，核小肉厚，甘甜细软，果肉能拉出长长的丝，这就是“金丝小枣”得名的缘由。

到了冬天，一群一群的麻雀在磨房四周起起落落，叽叽喳喳。堂哥支起竹筛子，逮麻雀。这是小仲瀚最兴奋的时候。

除了逮雀子，就是盼庙会了。

华北农村，庙会是年头久远的民间市集。一年里，乡村平淡的日子总得有点热闹冲冲。孩子们盼着庙会上的吹糖人。



庙会上，最招人的是戏台。戏台是用苇席在场院里搭的，大红大绿的彩绸装点门脸，唱高亢激越的河北梆子。

仲瀚对戏剧情有独钟，该是从庙会的熏陶开始。同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样，起先，最吸引他的不是戏文，是五颜六色的戏装，是长枪短刀和各色脸谱。

华北大平原坦荡荡的夜色里，一幕幕才子佳人带给他美妙的想像。一个个文臣武将、豪杰侠客赋予他燕赵悲歌式的浪漫情怀，也造就着他勃勃生机的创造精神。

……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汊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

这是鲁迅先生《社戏》里的一段文字。在农耕文明统领中国的漫漫岁月里，无论出身官宦人家还是农桑布丁，“戏文”于一个人的发蒙是不可忽视的。多少古典文明的传承，是通过口头文化——“听戏”完成的。梨园文化对在崔尔庄张氏家族海楼少爷的濡染，与塾学的“四书五经”和日后北平四存小学“存仁、存性、存学、存志”的训导，北平“平民中学”的新学，构成了属于他的文化生态。

“起小看大，三岁到老。”中国民间历来看重一个人孩童时的环境、经历和行为表现。

童年失母，在佣人雇工的顾惜下生存的这一段经历，与张仲瀚一生的成长至关重要。已经有了观察和思想的童年，在现实生活中知道了日子有多么艰苦，槐树下纳凉的雇工大叔待他有多么善良。这种感性的体验和接受，是书本上不能给予的。

官宦世家小少爷的底层情结，起小看大此生此世相伴相随。这预示着，当中国社会孕育巨大变革时，这个男孩今后的人生之路可能有的必然。

2

张仲瀚五岁半时入塾发蒙。张家后院有一所私塾，本家二十多个子弟习读《四书》《五经》。请来的先生是一位老秀才，这位先生名叫王树芳，学识渊博。先生架着一副老花镜，拖着一条长辫子，看上去很是严肃古板。

历史悠久的献县，以“诗礼之乡”称誉。崇文尚武的传统，要从河间王刘德说起。

汉景帝十多个儿子中，唯刘德卓而不群，品行端正，温良恭俭，励节治身，异母兄弟汉武帝刘彻即位后，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而“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刘德成为西汉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倡导者。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农民大起义，典籍流失，承传不再。刘德向天下广征藏书流典，建起了日华宫、君子馆、诗经村，招贤纳士，齐、鲁、燕、赵……儒人学士揽聚门下，考订轶籍，著书立说。凡从民间征得善本，敬贤爱下的刘德必将抄写一本奉还原主，另